

也谈关于《易》本的问题

邬国义

【提要】《三国志·管辂传》裴松之注引“始读《诗》、《论语》及《易》本”，前人认为《易》本很可能成书于东汉时代，为一部“术数家书”。但经仔细辨析，上述意见其实是对原文的一种误解，《易》本即是指《易经》，并由此揭示了《易》学的衍化与社会习俗之一斑。

【关键词】《三国志》 《易》本 术数

〔中图分类号〕K204 〔文献标识码〕A 〔文章编号〕1000-2952(2012)03-0125-03

《三国志·管辂传》裴松之注引《辂别传》：

（管辂）父为琅邪即丘长，时年十五，来至官舍读书。始读《诗》、《论语》及《易》本，便开渊布笔，辞义斐然。

辂言：“始读《诗》、《论》、《易》本，学问微浅，未能上引圣人之道，陈秦、汉之事，但欲论金木水火土鬼神之情耳。”^①

于亦时先生有《说〈易本〉》一文，对《三国志》“《易》本”的标点等问题提出了不同的意见，认为三国时代，《诗》、《论语》、《易》早已被统治者奉为经典，怎么能把经典当做只“论金木水火土鬼神之情”的微浅之书呢？并联系《风俗通义·怪神篇》里谈到北部督邮郅伯夷“整服坐诵《六甲》、《孝经》、《易本》”的话，认为《易本》与《六甲》《孝经》并举，显然是一部书籍。并进而推断：“《易本》，在《汉书·艺文志》中不见于著录，它很可能成书

于东汉时代。其内容，当是依《易》立说，从管辂的话来看，它不是儒家的说《易》之作，因为它所论说是‘金木水火土鬼神之情’，宗旨归于术数家。”其功用一是用以占卜，二是用来除邪避鬼。因此，标点本《三国志》上述两处“《易》本”的误标，应当加以纠正。^②

上述看法，可归纳为两点：（1）“《易》本”应标为《易本》，与《易》是两部不同的书，其性质是依《易》立说，论述“金木水火土鬼神之情”的“术数家书”。（2）它很可能成书于东汉时代。

笔者认为，上述两点结论都是不能成立的。

首先，从裴注《辂别传》来看，上述意见其实是对原文的一种误解。细按文意，不难看出管辂自称刚刚读《诗》、《论语》、《易》本，所读不多，因此说自己“学问微浅”，这只是管辂的谦虚说法，并不是说《诗》、《论语》、《易》本是“微浅”之书。至于后面他称自己“但欲

^① 《三国志》卷29，中华书局1975年版，第812页。

^② 于亦时：《说〈易本〉》，中华书局《文史》第6辑。

论金木水火土鬼神之情”，也仅表明他想谈论的事，何以见得《易》本就是论说“金木水火土鬼神之情”的“术数家书”呢？而且，从管辂十五岁到官舍读书的情况来看，如果《易》本真是“论金木水火土鬼神”的微浅之书，揆之事理，恐怕也不会作为官家学校的正式教科书。

其次，《汉书·艺文志》固然不见《易本》的著录，但是，《汉书·司马相如传》赞曰：

司马迁称“《春秋》推见至隐，《易本》隐之以显，《大雅》言王公大人，而德逮黎庶，《小雅》讥小己之得失，其流及上。所言虽殊，其合德一也。相如虽多虚辞滥说，然要其归引之于节俭，此亦《诗》之风谏何异？”

颜师古注“《易本》隐之以显”引张辑曰：“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，是本隐也。有天道焉，有地道焉，有人道焉，以类万物之情，是之显也。”^①

按《汉书》此文引自《史记·司马相如传》“太史公曰”，其文全同，但“《易本》隐之以显”句，《史记》标点本则作“《易》本隐之以显”。《史记》三家注《集解》引韦昭曰：“《易》本隐微妙，出为人事乃显著也。”《索隐》引韦昭曰：“《易》本阴阳之微妙，出为人事乃更显著也。”虞喜《志林》曰：“《春秋》以人事通天道，是推见以至隐也。《易》以天道接人事，是本隐以之明显也。”^②

事情很清楚，既然生活在西汉汉武帝时代的司马迁已论及《易》本，那么显而易见，《易》本就绝不可能成书于东汉时代。而且，至此对《易》本是一部什么性质的书，也可以得出明确的判断。从司马迁“太史公曰”来看，其中讲了《春秋》、《易》本、《大雅》、《小雅》即《诗经》，这里的《易》本无疑就是指《易》，很难想象，司马迁在引论经典中，会夹杂一本论说“金木水火土鬼神之情”的微浅之书。从《史记》三家注及《汉书》颜师古注来看，所注

虽有所不同，但对《易》本是指《易》则是相一致的。因此，《易》本与《易》并不是两部不同的书，只是同书异称，同一本书的两种说法罢了。由于《汉书·艺文志》已列了《易经》，因此也就没有必要再列《易》本，自然也就毫不奇怪了。至于《风俗通义·怪神篇》谈到郅伯夷“整服坐诵《六甲》、《孝经》、《易本》”，其实所说《易本》也就是指《易经》而言。

再次，再回到《三国志》裴注引《辂别传》上来，在《别传》中，除讲到其“始读《诗》、《论语》及《易》本”外，还多处谈到管辂读《易》善《易》的问题。如写管辂从八九岁起，便喜观察天文现象，“及成人，果明《周易》，仰观、风角、占、相之道，无不精微。”又记当时有个叫郭恩的，字义博，“善《周易》、《春秋》，又能仰观。辂就义博读《易》，数十日中，意便开发，言难逾师。……又从义博学仰观……学未一年，义博反从辂问《易》及天文事要。”又载吏部尚书何晏曾请管辂共论《易》事，邓颺问道：“君见谓善《易》，而语初不及《易》中辞义，何故也？”管辂回答说：“夫善《易》者不论《易》也。”何晏含笑称道：“可谓要言不烦也。”^③ 这些材料，也从一个侧面说明管辂所读《易》本即是《易经》。事实上，魏晋时期，以《诗经》、《论语》、《易》、《孝经》并读是很常见的现象，如葛洪《抱朴子·自序篇》就说：“年十六，始读《孝经》、《论语》、《诗》、《易》。贫乏无以远寻师友，孤陋寡闻，明浅思短，大义多所不通。”^④ 与管辂所读正相契同。

综上所述，我们的结论是：《易》本不是什么成书于东汉时代的一部“术数家书”，《易》本就是《易》。由此也想起一个问题：由于标法不同，在二十四史标点本中，同一《易》本，

① 《汉书》卷57下，中华书局1975年版，第2609、2610页。

② 《史记》卷117，中华书局1975年版，第3073页。

③ 《三国志》卷29，第812、813、821页。

④ 王明：《抱朴子内篇校释》，中华书局1985年版，第371页。

《史记》与《三国志》的标点相同，《汉书》则又另一标法，作《易本》，互不统一。问题虽小，却使人容易引起误解，因此宜改归一律为好。

而且，关于《易》本的问题，还牵涉到对应劭《风俗通义·怪神篇》及干宝《搜神记》卷十八“鄧伯夷”条的理解。其所载汝南汝阳西门亭有鬼魅，宾客宿止多死亡，北部督邮鄧伯夷留宿亭中之事，王利器先生《风俗通义校注》和吴树平先生《风俗通义校释》，均作：“既冥，整服坐诵《六甲》、《孝经》、《易本》讫”。^①后鄧伯夷拔剑解带刺杀了赤狸精。《校释》谓《六甲》为术数之一，《汉书·艺文志》五行家中有《风鼓六甲》二十四卷，《文解六甲》十八卷；东汉人以诵《孝经》可以辟邪，见《艺文类聚》卷六十九引《汉献帝传》；又引《三国志·管辂传》上述裴松之注之文，谓“《易本》内容，于此可知。”^②也以《易本》为辟邪的术数家书。有些论及《搜神记》的校点，也多持这种意见，谓《易本》与《六甲》、《孝经》并列，盖为辟邪之书。这些说法，都是需要改正的。

事实上，《易》为六经之一，原本为一部演绎吉凶的占卦之书。到了东汉，《易》学尤显，《易经》上升为“群经之首”。关于《孝经》能消灾却邪，如《汉献帝传》、《东观汉记》都谈到“太史令王立说《孝经》六隐事，能消却奸邪。”^③《后汉书·向栩传》也载：“但遣将于河上北向读《孝经》，贼自当消灭。”^④正如东汉人

认为诵《孝经》可以辟邪一样，人们认为《易经》也有同样的功效。魏晋南北朝时期，这种说法不乏其例。鄧伯夷坐诵《孝经》、《易经》以辟鬼魅，正为其一。史书上也有这方面的记载。如北齐儒者权会，精通《易》学，《北齐书》卷四十四《权会传》载：“曾夜出城东门，钟漏已尽，会唯独乘驴。忽有二人，一人牵头，一人随后，有似相助，其回动轻漂，有异生人。渐渐失路，不由本道。会心甚怪之，遂诵《易经》上篇，一卷不尽，前后二人，忽然离散。会亦不觉坠驴，因而迷闷，至明始觉。方知坠驴之处，乃是郭外，才去家数里。”^⑤此类事固属迷信，自不可信，但权会诵《易经》以辟鬼却邪，至少说明当时人有这种认识。由此也可见《易》学的衍化与社会习俗之一斑。

本文作者：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、博士生导师

责任编辑：赵俊

- ① 王利器：《风俗通义校注》，中华书局1980年版，第428页。
- ② 吴树平：《风俗通义校释》，天津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，第354、357页。
- ③ 参见《艺文类聚》卷69、《太平御览》卷708所引。
- ④ 《后汉书》卷81，中华书局1975年版，第2694页。
- ⑤ 《北齐书》卷44，中华书局1972年版，第593页；《北史》卷81《权会传》略同，第2733、2734页。

On the *Book of Yi*

Wu Guoyi

Abstract: In Pei Songzhi's annotations of *Records of the Three Kingdoms – Biography of Guan Lu*, he quoted “starting from reading *The Classic of Poetry*, *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* and *The Book of Yi*”. Previously, it was widely believed that *The Book of Yi* was written in Eastern Han Dynasty and was a book about fortune telling. The article argues that such opinion was a misreading. The Book of Yi in fact refers to Yi Jing (also known as Book of Changes), and it also sheds light on the development of Yi studies and its far-reaching influence on social customs.

Key words: *Records of the Three Kingdoms*; *the Book of Yi*; fortune telling